

# 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

钱中文

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艺知识丛书



责任编辑：郝铭鉴

封面设计：朱展程

文艺知识丛书

果戈理及其讽刺艺术

钱 中 文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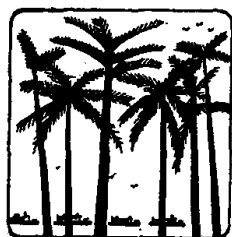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 插页 8 字数 67,000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册

书号：10078·8176 定价：0.50元



## 目 次

|              |         |
|--------------|---------|
| 一 童年和学校生活    | [ 1 ]   |
| 二 在彼得堡       | [ 15 ]  |
| 三 创作道路的开始    | [ 21 ]  |
| 四 向现实主义转折的前夕 | [ 32 ]  |
| 五 “文坛的盟主”    | [ 40 ]  |
| 六 戏剧创作       | [ 63 ]  |
| 七 漂泊生涯       | [ 85 ]  |
| 八 《死魂灵》      | [ 95 ]  |
| 九 杰出的讽刺艺术    | [ 116 ] |
| 十 思想和创作的危机   | [ 126 ] |
| 十一 果戈理和中国    | [ 142 ] |

## 一、童年和学校生活

### 家庭环境

伟大的俄国讽刺作家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于一八〇九年三月二十日（新历四月一日），生于乌克兰密尔格拉得县的索罗庆采镇。

果戈理家族从他祖父一代起，才开始兴旺起来。他祖父出身乡村神甫家庭，在基辅神学院毕业后，就到军队服务，后来娶了一个家业殷实的地主的女儿为妻，得到了一处田庄，成了小地主。当果戈理父亲华西里·果戈理-杨诺夫斯基出世时，这座田庄就改名为华西里耶夫卡村。

华西里是在庄园里长大的，受到当时风靡

一时的感伤主义文学的影响。他虽在官场供职，但生性喜欢宁静的田园生活，不久以后便递了辞呈，蛰居乡间，一面管理自己的家务，一面还为远房阔亲特罗钦斯基照料田庄事务，借以获得一些补贴，以敷家用。

华西里耶夫卡村位于索罗庆采镇旁，附近到处是樱桃园，放眼远眺则是一望无垠的原野，景物宜人。但田园生活并非总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华西里不善经营，经济并不富裕，他不得不经常向特罗钦斯基告贷。

果戈理的母亲玛丽娅·伊凡诺夫娜，也是过惯恬静生活的人，宗教思想很深。童年时期的果戈理常常从她那里听到一些宗教报应的故事，关于地狱的可怖景象，有时吓得小果戈理半夜都会惊醒过来，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阴影。玛丽娅·伊凡诺夫娜和丈夫的感情极好，两人直到晚年，还是过着柔情蜜意的生活。果戈理后来在《旧式的地主》这篇小说中所嘲弄的两个可笑的人物，就是以他们为原型的。

华西里·果戈理-杨诺夫斯基是一位颇有文才的作家，他不但写过诗，还用乌克兰文写过一些喜剧，在附近的一些地方上演过，获得相当

的成功。他的喜剧总是充满了欢乐、诙谐和幽默的情趣。华西里每年还携带自己的妻子和年幼的果戈理，到特罗钦斯基家里去作客，参加这位阔亲的命名日纪念活动。特罗钦斯基是叶卡捷琳娜时代的要人，亚历山大时期的部长，退休后在故乡闲住。他的庄园里建有私人剧院、画廊以及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每逢特罗钦斯基的命名日纪念，果戈理父亲常常写些应酬性的喜剧，作为献礼。一到特罗钦斯基的家里，他就挑选角色，负责排演，成了临时的导演。私人剧院的演员，都是一些有才能的农奴，有时没有适当的角色，这位导演和他的妻子也客串演出。连日观看自己父母排戏，是小果戈理当时最感兴趣的事情。

在特罗钦斯基家里，小果戈理得到的另一个机会，就是到藏书丰富的大图书馆里去翻阅各种名贵的版画以及稀奇古怪的故事书。果戈理在家里也喜欢一个人躲到父亲的书房里翻书，而不愿和小伙伴们一起嬉闹。他对亲戚家里豪华宴会上的各种娱乐和庆贺仪式，非常冷淡，尤其是讨厌人们为了博得主人的欢心，对丑角演员以及当地的穷人尽情嘲弄。在这种时候，地

主贵族都会捧腹大笑，唯独爱好思考的小果戈理，感到不可理解，不能忍受。

离华西里耶夫卡村不远的地方，住着著名的俄国戏剧家卡普尼斯特，果戈理一家常去访问他。卡普尼斯特是名剧《诽谤》的作者，他在该剧中嘲笑了官僚地主制度的必然产物——贪赃枉法。这个喜剧果戈理早就读过。在卡普尼斯特家里，主人还常为客人朗诵自己的那些被禁止出版的诗稿，它们都是揭露、抨击农奴制的。小果戈理虽然还不能完全懂得这些作品的内容，但每当他听到大人们讲到那些衣不蔽体、困苦不堪的农奴们如何受冻挨饿时，便会伤心得暗暗掉下泪来。

华西里耶夫卡村的冬天是寂寞的，晚上就更使人感到时间的漫长。幸好，果戈理的祖母很会讲故事。老祖母对古时查波罗什哥萨克的事迹以及他们的风尚习俗，非常熟悉；她还会唱许多古老的歌曲，果戈理虽然早都听过，但仍不厌其烦地喜欢听第二遍、第三遍。一到夏天，果戈理还常常要求父亲带他一起到草原上去旅行，草原上的瑰丽景色，往往使他乐而忘返。

在索罗庆采镇上，常有集市。每到赶集时，

平素冷落的小镇，就变成了一个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闹市了。广场的一处变戏法，另一处演木偶戏，木偶又唱又跳，逗引着观众。在小镇的另一头，正在进行着牲口交易。好奇的果戈理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在回家路上，他虽已疲劳不堪，但仍会停步下来，听路旁盲丐苍凉的歌声。后来，他自己写道：“我从小就有一种观察人的爱好：在他的最微小的特征和动作中，抓住他的灵魂，而它们常常为人们所忽视。”<sup>①</sup>童年的果戈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培养了对戏剧的浓厚的兴趣。他的善于感受和观察事物的能力，使他对乌克兰农村风尚、绚丽多采的草原景色、地主生活以及哥萨克的古老的风俗习惯，积下了丰富的印象和知识。

## 学 校 生 活

一八一八年八月，果戈理和弟弟伊凡进入波尔塔瓦的县立小学读书。兄弟俩入学后，学

---

① 《果戈理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445页。《果戈理全集》俄文版共14卷，由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于1937年至1952年间出齐。以下凡《果戈理全集》俄文版引文，只注明卷次和页码，不再注明社名和出版时间。

习成绩很不理想；第二年，伊凡病死了，果戈理也病了一场。弟弟的死，使果戈理感到孤独，病愈后，他就在家里自修。

一八二〇年初，涅仁成立了一所“高级科学中学”。这是一所当时的所谓“新型”学校，主要是为地主、贵族的子女开办的，而且名门子弟还可以享受免费优待。果戈理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就请求特罗钦斯基代为设法。一八二一年八月，经过特罗钦斯基的一番张罗，果戈理终于进了涅仁中学，插入二年级学习。

在这所“高级科学中学”里，学生们分为两派，一派主要是有钱有势的权贵子弟，一派则是破落贵族和地主的孩子。果戈理是属于后一派的，他很少和纨绔子弟接触。果戈理常常喜欢到附近村子里去走动，每逢村里有迎娶婚事，他总是不请自去的。因此，一些富家子弟讥笑他教养低劣，举止粗俗，加上他的相貌相当古怪，同学们常要奚落他。但是他也不甘示弱，会用漫画、打油诗去嘲弄他们，使他们不敢过于放肆。一八二五年，果戈理父亲逝世了，从此果戈理就失去了唯一的依靠。这使他悲痛异常，他的性格因而也变得更加沉默。

果戈理在少年同伴中间，是个善于出主意的人。他的富有创造性的倡议一提出来，往往很快就会博得大家的赞同。在同学们自发组成的戏剧团体里，他既是编剧、导演，又是演员、舞台美术设计。在冯维辛的《纨绔少年》的演出中，他扮演了普罗斯塔科娃的角色，虽是个女角，却演得相当成功，大家都很欣赏他的表演技巧。

阅读文学作品，是果戈理的最大爱好。他爱读当代进步作家的作品。普希金的《自由颂》、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的歌颂自由、鼓动反抗暴政、反映农民起义的诗作，更是他所百读不厌的。

二十年代上半期，俄国解放运动的声势日益高涨，反对专制政权的自由思想十分流行。十九世纪初，俄国在打败了拿破仑、赢得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后，人民反对沙皇政权的不满情绪就在不断增长。一八一六年，在彼得堡的一些具有共和思想的贵族青年军官，组成了秘密团体；一八二一年，他们又组织了以反对农奴制、反对专制制度为目的的秘密社团——“南社”和“北社”。后来的十二月党人运动和诗歌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形势下，

青少年们对社会问题的兴趣急剧增长，对进步文学作品就更为关注。一次，果戈理的同学丹尼列夫斯基拿来了雷列耶夫的手抄诗《纳里瓦依科的自白》，就念了起来：

我明白，谁第一个起来  
反抗人民的压迫者，  
死亡就会把他等待——  
命运已为我这样安排。  
但是请告诉我，什么时候  
不用牺牲就可以把自由赎买？  
我将为祖国而战死，  
我感觉到，也这样预料……  
圣父呵，对赐予的命运，  
我衷心感谢。

这一首反抗暴政，充满了献身精神的诗，震撼着少年们的心灵。果戈理当时激动地说，这是一个高尚的人写出来的诗，我们应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贡献给崇高的事业，为人民谋幸福，为祖国谋利益。

少年果戈理也非常注意普希金的新作品，

曾和同伴们一起读过《叶夫盖尼·奥涅金》的最初几章，虽然那时他还不能完全了解这部诗体小说的意义。他也读过诗人的《高加索的囚徒》和《巴赫切沙拉依的喷泉》，这些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的热情洋溢的诗，使果戈理振奋异常，从而培养起他的高尚理想和情趣。

随着对社会问题的兴趣的增加，少年们的阅读范围也愈为扩大。学校图书馆的藏书虽然十分丰富，但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求知欲望，于是果戈理就和同学们办起了自己的小图书馆。这个小小的图书馆虽然十分简陋，但“藏书”却不平常，其中有格利鲍耶陀夫的著名喜剧《聪明误》的手抄本，有普希金的《强盗兄弟》和雷列耶夫的长诗《瓦英纳洛夫斯基》的手抄本。这些作品所以只以手抄本流传，主要是反动当局禁止出版的缘故。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不少的文学刊物。

课外阅读促进了少年们办“刊物”的欲望，于是学校里手抄刊物风行一时。果戈理和丹尼列夫斯基等人也办了个刊物：《文学彗星》。当然，这些手抄刊物都是瞒着学校当局“出版”的。在校期间，果戈理的写作雄心很大，准备创作长

诗《鞑靼人压迫下的俄罗斯》，不过他只写出了些片断。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些幽默作品，据同时代人回忆，他的幽默习作，描绘了涅仁居民那种闭塞、庸俗的生活。周围落后愚昧、停滞不前的现状，使他在精神上感到孤独和烦闷。果戈理当时年纪虽小，但他的独特的观察力，却能使他发现生活中的那些因循守旧的因素，是社会病症的根源所在。

### 果戈理和“自由思想案”

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月党人在彼得堡起义。由于他们远离人民，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响应，起义很快为沙皇军队所镇压。但是，十二月党人运动对俄国解放运动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八二七年，涅仁发生了“自由思想案”。它发生于涅仁“高级科学中学”，与十二月党人的思想传播密切相关，当时“自由思想案”株连极广，彼得堡也为之震动。

高级中学校长奥尔拉依是位睿智、渊博而正直的人，他把许多进步教师吸引到涅仁中学

来。不少教师受到时代的感召和十二月党人的影响，成了自由思想的信仰者、传播者。德国文学教授辛格尔、法国文学教授朗特拉仁都具有先进的自由思想，深受学生爱戴。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自然法教授别洛乌索夫，他知识渊博，思想进步，为人公正热情，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敬仰。他公开在课堂上宣传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骚、孟德斯鸠、爱尔维修等人的观点，认为人是生来就平等的，人皆有自由的权利，鼓吹反对暴政和专制：“如果国君是个傻瓜或是坏蛋，则大家可以赶走他，或处死他。”别洛乌索夫教授反对宗教，曾大胆驳斥学校里神学课的讲授内容。别洛乌索夫的思想言行，深深地影响了果戈理。一次，果戈理在教授家里作客，教授问他将来的抱负是什么？果戈理毫不踌躇地回答说，将来要从事法律工作，因为他认为当今最大的社会弊端是法庭的不公正。维护法律尊严，伸张社会正义，在他看来，是自己对于祖国和人民的最高职责。

别洛乌索夫等人在学生中的巨大影响和威望，引起了校内一些保守教师的嫉恨。他们不仅不学无术，而且政治思想反动。他们歌颂专

制，宣传迷信，竭力想把学生培养成盲目服从、奴颜婢膝、忠于沙皇农奴制的奴才，因此百般阻挠自由思想传入这所学府。有个俄国文学教授，他把进步思想看作毒蛇猛兽，从不阅读普希金的作品。一次，果戈理在课堂上把一本手抄的诗集递给教授，教授拣其中几首念后，就妄加评论，说这些诗作苍白无力，用词不当等等。当果戈理幽默地回答说，这是普希金的作品时，这位教授一时哑口无言，后来又强词夺理地说：“就是普希金的作品又怎样，他就没错处？”教授这一回答，引起学生哄堂大笑，使他自己丑态百出。

沙皇政府在十二月党人事件之后，加紧迫害思想进步人士。一八二六年，“高级科学中学”校长奥尔拉依被调离学校，学校反动势力更为嚣张，对教师、学生的思想更加严密地进行控制与监视。反动教授皮里维奇对进步教授多次告密。一八二七年，皮里维奇呈递了一份厚厚的控告书，指控别洛乌索夫不遵守审定的教科书讲课，散布危险的“自由思想”，指控学生“思想混乱”，“违法乱纪”，“不守校规”，放荡不羁。这个报告引起了哈尔科夫当局的重视，也引起了

彼得堡教育部的注意，不仅如此，连沙皇本人也过问了这件事，于是委派了专人对此进行调查和处理。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自由思想案”。

学校当局对学生进行了多次严厉的审讯，要求学生揭露别洛乌索夫等人进行的反政府、反宗教的活动。他们搜查到了果戈理的笔记本，上面有反政府、反宗教的言论，这些都是在课堂上记录下来的。果戈理为了保护教授免受迫害，一口咬定说这只是他本人课外阅读的札记。但是，别的同学经不起反动当局的一再威吓，被迫承认听信了别洛乌索夫的“邪说”，误入歧途等等。学校进步势力受到了严重打击和破坏。别洛乌索夫被学校解聘，并且永远不许他再在学界供职。“自由思想案”的审讯延续很久，直到一八三〇年才处理完毕。

一八二八年，果戈理读完了中学的课程。按照他的学业成绩，他应该得到十二等官职的任命证明，但由于他和别洛乌索夫的案件密切相关，因而只得到了十四等官职的任命证明。

同年秋天，果戈理离开了涅仁。

中学里的生活印象，后来虽然日益淡忘，但他始终怀念着别洛乌索夫教授。当他在莫斯科，

以及在遥远的国外，还经常回忆起这位令人敬仰、并曾给他思想以深刻影响的老师。他曾写信给母亲说，当时涅仁地方庸俗、污浊的生活，使人烦闷不堪，要不是有别洛乌索夫任教，他大概早就转到别处学习去了。

中学生活，进一步培养了果戈理对文学的兴趣和生活理想。他是在普希金以及十二月党人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是在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离开中学时，果戈理对未来的生活满怀信心，准备进入社会，献身于未来的事业和理想，为祖国和人民贡献自己的才智。